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8冊

祁承燦及澹生堂藏書研究

嚴倚帆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祁承燦及澹生堂藏書研究／嚴倚帆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94〕

目1+252面：19×26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8冊）

ISBN：986-81154-4-2（精裝）

1. 祁承燦—學術思想—目錄學 2. 澹生堂 3. 私家藏書—中國

029.76

94018873

ISBN 986-81154-4-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第八冊

ISBN：986-81154-4-2

祁承燦及澹生堂藏書研究

作者 嚴倚帆

主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版 2005年12月

定價 初編40冊（精裝）新台幣62,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祁承燦及澹生堂藏書研究

嚴倚帆 著

作者簡介

嚴倚帆，福建省林森縣人，1959年生於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副館長、得榮基金會生命教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著有〈美國醫學圖書館合作網路之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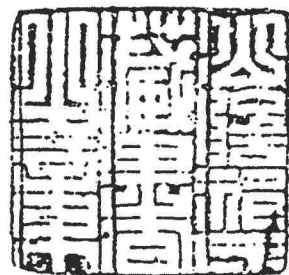
提 要

研究中國目錄學及中國古代圖書館史，私家藏書及私家藏書目錄是極重要的一部份，私人藏書不僅對我國學術文化的發展極具貢獻，在目錄學史上更有相當的重要性。

明末藏書家祁承燾，不僅藏書豐富，在明末可稱江南第一大藏書家，其對於目錄學及圖書採訪、鑑別、整理各方面的見識與貢獻，更為後世學者所一致推崇。本論文之目的，即在研究祁氏澹生堂的藏書，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種種成就。

本論文所用資料，以祁氏本身的著述為主（包括澹生堂集、澹生堂藏書目、藏書約、祁氏之傳記等），並參考清代以來論及祁氏及澹生堂의各種文獻，（包括清代文集、方志、各藏書志、及近人著述等），以歷史研究法來研究祁氏之生平傳略及藏書情形。另有關澹生堂藏書目的分類及編目，則以比較分析法，將歷代書目與澹生堂藏書目作一比較，以明瞭祁目在分類及編目上的優劣得失及傳承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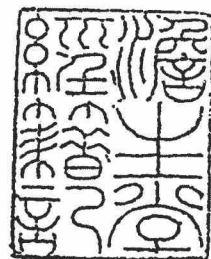
本論文研究之結果，證明祁氏在圖書的選擇、鑑別與採訪各方面，具有精闢獨到的見解，成熟的理論與方法，足可與現代圖書採訪學兩相輝映，並證明我國古代亦有關於圖書採訪之論著。祁氏在圖書的管理上，能運用科學的觀念，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在圖書的分類及編目上，祁氏亦各有卓越的創見，對舊有圖書分類及編目，咸有具體的改革及創新，實為我國古代圖書目錄學之重要貢獻者，並可稱為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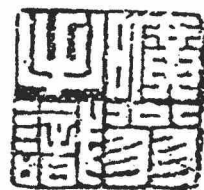
山陰祁氏藏書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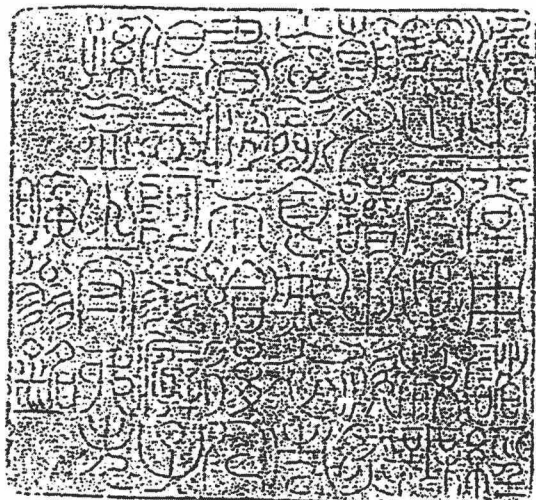
子孫永珍



澹生堂經籍記



曠翁手識



澹生堂中儲經籍
主人手校無朝夕
讀之欣然忘飲食
典衣市書恆不給
後人但念阿翁癖
子孫益之守弗失

曠翁銘

書道中偶逢初度

書喜域外曲大握而除殘歲風塵逐馬歸

暇始知老子術耳肥摘勝汗斑痕太期未

敢請正當中留教正當中三屏校始從問園藉余

外重中楚寄語現當此風味幸延何似散

些著

其二

全初度未遠以應見有在板時之已盡
左一覽

忙裏何知甲子週初度與君共飲新酒解

納溪引之力愛相慰始知此為述差喜有見飽

芳策獨慙文著佐前等四部多豐仁人子

取回酒風嘆白頭

兄燦為於初冠即為之奇

書為弟一候

曉別亦示燦子并致

生初度

祁承燦「初度詩」手蹟



目 錄

引 言	1
第一章 緒 論	11
第一節 論明代私家藏書之重要性	11
第二節 論明代目錄學的背景及特色	19
第二章 祁承燦家世傳略	27
第一節 家世淵源	27
第二節 生平傳略	29
第三節 師承與交游	34
第四節 著述與編纂	38
第五節 子孫事略	43
第三章 澹生堂的藏書	51
第一節 祁氏藏書源流始末	52
第二節 祁氏藏書的內容與特色	56
第三節 子孫的續藏	72
第四節 藏書的散佚	79
第五節 澹生堂藏書印章考	89
第四章 祁承燦對圖書的搜集、整理及利用	93
第一節 圖書的選擇	94
第二節 圖書的鑑別	101
第三節 圖書的採訪	105
第四節 圖書的整理及利用	116
第五節 論《澹生堂藏書約》的價值及影響	123
第五章 論祁承燦在分類學上的成就	129
第一節 論祁氏圖書分類的理論	129
第二節 述《祁目》的分類情形	136
第三節 論《祁目》中類目的設置	139
第四節 論《祁目》中子目的設置	149
第五節 綜合評論	155
第六節 論《祁目》分類對後世的影響及貢獻	164
第六章 論祁承燦在編目學上的成就	169
第一節 《祁目》著錄的體例	169
第二節 《祁目》著錄體例之討論	176
第三節 「通」與「互」之討論	183
第四節 總論祁氏在編目學上的貢獻	191
結 語	193

附錄：祁承燦及澹生堂事蹟編年	195
----------------	-----

參考書目

一、按姓氏筆畫排列	215
二、按四庫分類法排列	221

圖表目次

圖 2-1 祁氏家譜世系略圖	49
表 3-1 藏書數量統計表	57
表 3-2 《澹生堂藏書目》中所記版本統計表	65
表 3-3 各藏書目（志）所載澹生堂鈔本一覽表	69
表 5-1 《祁目》與前代四分法書目類目之比較	140
表 5-2 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及祁目中子目之比較	150
表 6-1 《祁目》與《尤目》版本著錄之比較	180

書影目次

書影一 天啓原刊本《牧津》	229
書影二 明鈔本《宋賢雜佩》	231
書影三 鈔本《宋西事案》	232
書影四 《澹生堂餘苑》	233
書影五 明崇禎六年原刊本《澹生堂集》	234
書影六 澹生堂藏宋板書（一）	235
書影七 澹生堂藏宋板書（二）	236
書影八 澹生堂藏宋板書（三）	237
書影九 澹生堂鈔《三易備遺》	238
書影十 澹生堂鈔本《書集傳》	239
書影十一 澹生堂鈔本《經子難字》	240
書影十二 澹生堂鈔本《魯氏類說》（一）	241
書影十三 澹生堂鈔本《魯氏類說》（二）	242
書影十四 澹生堂鈔本《會稽掇英總集》	242
書影十五 澹生堂鈔本《樂全先生文集》	243
書影十六 澹生堂鈔本《乖崖先生文集》	244
書影十七 呂留良「得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三千餘本示大火」 詩真蹟	245
書影十八～廿二 紹興先正遺書本《澹生堂藏書目》	246
書影十九 《祁目》中「互」、「通」二例著錄的體例	247
書影二十	248
書影二十一 《祁目》中兼註明單行本及叢書分析本	250
書影二十二 《祁目》中著錄叢書子目之體例	251

引言

我國的現代圖書館學，由於是移植自西方，故一般對圖書館學研究的範疇，咸以西洋圖書館學的體系為主，對我國古代的圖書學及圖書館史，則甚少提及。談到這門學科時，也往往認為興起於西方〔註1〕。其實圖書館學的發展，和一國典籍著述及圖書館事的發達與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文化悠久而典浩瀚，圖書館的起源，至少可溯自商朝〔註2〕，歷代以來，更有輝煌的圖書館史。影響所及，早在兩千年前的東漢時代，劉向劉歆父子編著的《別錄》及《七略》二部目錄書中，就已經體現了完備的編目體制，及詳悉的圖書分類〔註3〕。故就古代圖書館學而言，目錄學的歷史可說是源遠而流長的。然圖書館學的範疇，除了圖書的分類與編目外，還應包括圖書的採訪、典藏、流通各方面。這些在我國古代雖未形成有系統的學說，但自古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紛紛提出各種理論或方，足供後人參考。如宋朝鄭樵提出〈求書八法〉〔註4〕；明朝邱濬提出〈訪求遺書疏〉及〈論圖籍之儲〉〔註5〕，祁承燦提出〈購書訓〉、〈鑒書訓〉；清朝曹溶提出〈流通古書約〉，孫從添提出〈藏書紀要〉等〔註6〕。均是對於圖書採訪、

〔註1〕王振鵠，〈圖書館與圖書館學〉，《圖書館學》（台北：學生，民國69年），頁49。

〔註2〕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台北：文史哲，民國75年），頁7云：「我國最早的圖書館，最早遠在商代便已成立。」

〔註3〕昌彼得，〈目錄學的意義〉，《版本目錄學論叢》（二）（台北：學海，民國66年），頁15言劉向在西元26年奉敕校中秘書，後向卒後，由劉歆繼續主其事，至編成《七略》，前後共二十一年時間，距今正約二千年。

〔註4〕（宋）鄭樵，《通志校讎略》，《中國目錄學料選輯》（台北：文史哲，民國70年），頁354，〈求書之道有八論〉。

〔註5〕況能富，〈中國十五至十八世紀圖書館學思想論要〉，《武漢大學學報》（1984年四期），頁90言明邱濬著有〈訪求遺書疏〉及〈論圖籍之儲〉二文。

〔註6〕見（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約》，《書目續編》（台北：廣文，民國57年。）。〈流

整理、典藏、流通各方面所提出的理論或方法。是故，中國古代雖無圖書館學之名，但對圖書館學研究的各項內容，均有學者研究並提出論述。吾人在吸取西洋圖書館學的體系及理論之時，如亦能對我國古代的圖書館史，特別是古人論圖書採購、典藏、流通等方法加以瞭解，相信必能得到寶貴的啓示。盧荷生在《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一書中乃言：

我們可以從圖書館史中得到很多的啓示，不但幫助我們瞭解造成今日圖書館經營困境的原因，而且可以暗示大家突破瓶頸，創造光明遠景的途徑。圖書館經營成功的因素，有些是必須要採用的技術，有些是一定要堅持的原則。技術有時會因時制宜，而有不斷的改進；原則卻是常須備，還不大會改變的〔註7〕。

若論圖書館經營的技術，由於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與資料的急速驟增，過去所使用的技術，早已不敷今日使用。但論及圖書館經營的原則，則古代的文獻中，多有論述，實足供吾人參考，以溫故而知新。

我國正史中所記載各朝的圖書館事業，均僅限於公家藏書事業，對於私人藏書家則略而不提。其實，我國古代的私人藏書事業，興盛不下於公家藏書，甚至可說是古代圖書館事業的主流。因為不論就藏家數量、藏書數量或就對社會學術的貢獻和影響等各方面來看，私人藏書都遠遠超過了公家藏書〔註8〕。所以私人藏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早被肯定，歷來學者也多有論及藏書家之貢獻者〔註9〕。茲引述潘銘燊先生在〈宋代藏書家考〉中所歸納之五點如下：

- 一、保存圖籍，傳留後世。
- 二、綴輯零編，裒輯遺文。
- 三、校讎眾本，是正舛誤。
- 四、借閱流通，嘉惠學林。
- 五、刊布善本，輯印叢書〔註10〕。

潘氏所言乃從私人藏書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著眼，頗為完備。然筆者認為，除了以上五點外，私人藏書家對我國古代圖書館學及目錄學的發展，更有許多具體貢獻。前所提及的鄭樵、祁承燦、孫從添、曹溶等，便皆為私人藏書家。自唐宋

通古書約〉及〈藏書紀要〉可見於《藕香零拾》第一冊內。

〔註7〕 盧荷生，《中國圖書館事業史》，頁6。

〔註8〕 見劉意成，〈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圖書館雜誌》（1983年三期），頁60。

〔註9〕 關於歷來學者論及藏書家之貢獻者，可詳見於第一章第一節頁6～9所述。

〔註10〕 〈宋代藏書家考〉，《華國》六期（民國60年7月），頁202。

以後，私人藏書家多編有藏書目，對於目錄學更有足多貢獻。昌師彼得在《中國目錄學講義》一書中便說：

入宋以後，私家藏書之盛，遠邁前代。官府編目，憚於更張，多尚因循，除明代因編繕草率，不分部外，其餘大抵仍遵循隋志四部，而略事增訂其類屬。私家編目，則頗有突出四部窠臼而另闢蹊徑者〔註11〕。

自宋以後的官修目錄，不但在體制或分類上，皆未能突破創新，且編製目錄愈加趨於簡略草率。尤以元朝異族入主中國，目錄之學幾乎不傳，以致元明兩朝的官修目錄，僅足稱之為「藏書賬簿」，毫無類例、體制可言〔註12〕。目錄學的重心，遂由官修目錄轉移至私家目錄。其中明末的藏書家祁承燦，更可說對目錄學及圖書館學有多方面的貢獻。

祁承燦，明末浙江山陰人。生於嘉靖四十二年（西元1563年），萬曆三十二年（西元1604年）進士。歷任寧國縣令，長洲知縣，吉安知府、宿州知州等職。天啓二年（西元1622年）升兵部員外郎，又遷河南按察僉事，兼河北少參，備兵磁州。崇禎元年（西元1628年）卒於江西參政任內。

祁氏生性極愛書，自年輕時便開始蓄書，其澹生堂藏書達十萬多卷，是明末江南首屈一指的藏書樓。其子彪佳及孫理孫、班孫等，也都續有書籍入藏，故澹生堂至少維持了祖孫三代的鼎盛時期，在明末清初的藏書樓中頗具重要性。澹生堂藏書不但極為豐富，且其中不少為人間罕覯秘冊〔註13〕，清初黃宗羲便曾親見祁氏藏書，歎其「真希世之寶也。」〔註14〕。祁氏生前又勤於鈔書，據他所言，所鈔書不下二千餘本〔註15〕，這些澹生堂鈔本皆「校勘精核，紙墨潔淨」〔註16〕。是故自清以來，澹生堂的藏書及鈔本便素為藏書家所寶重。僅就其藏書內容言，便極具研究價值。

〔註11〕 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台北：文史哲，民國62年），頁63。

〔註12〕 謝德裕，〈元明兩代官修目錄之簡率及其原因〉，《圖書館雜誌》（1985年3月），頁40。又昌彼得，〈中國目錄學的源流〉，《版本目錄學論叢》（二），頁149，皆言元明兩朝官修目錄之草率簡略。

〔註13〕 （清）趙昱，《春草園小記》，《武林掌故叢編》第五八冊（清光緒七年丁氏嘉年丁氏嘉惠堂刊本），〈曠亭〉條。

〔註14〕 （清）黃宗羲，《思舊錄》，《黎洲遺著彙刊》（台北：隆言，民國58年），〈邱彪佳〉條。

〔註15〕 黃裳，〈祁承燦家書跋〉，《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4月），頁266 附承燦家書中言：「只如十餘年來所抄錄之書，約以二千餘本。」

〔註16〕 （清）全祖望，《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影印，民國68年），〈曠亭記〉。

而祁氏對圖書館學及目錄學，更有多方面的貢獻，且為後代學者所一致推崇。錢亞新先生便曾論及祁氏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優秀的目錄學家，卓越的圖書館學先驅者〔註17〕。」昌師彼得論祁氏則言：

他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識見，比之宋代的鄭樵、清代的章學誠實毫無遜色，他對圖書愛好之深，採訪之勤，編目部次之精，都值得現代從事圖書館事業的人員來效法。他對類例及部次方法的創見，……也值得我們來慎思研究，溫故以知新〔註18〕。

其他學者也紛紛推崇祁氏在目錄圖書學上的成就〔註19〕。歸納祁氏在圖書館學及目錄學上的成就，至少有下列幾方面：

（一）就圖書採訪學言：

祁氏對於圖書的選擇、鑒別、採購各方面，都具有豐富的經驗，他乃將這些經驗，寫成了〈購書訓〉及〈鑒書訓〉二篇文字，這可說是我國最早專門討論圖書採訪的著述〔註20〕。其時代之早（西元1612年），甚至超過了西方第一部圖書館學的論述〔註21〕，而內容已相當成熟完整。故錢亞新評論其為「對我國圖書館學一套理論和實踐的先驅」〔註22〕，實非過言。

（二）就圖書分類學言：

祁氏在〈鑒書訓〉中〈別品類〉一條，及〈庚申整書例略〉一文中，皆對我國舊有的圖書分類法，提出具體的批評及意見。並且吸收各家所長，發展出一個四部四十七類二百四十三目的的分類法，對舊有的四部分類，做了具體的修正及改進，因此頗獲得各家好評。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中，評其對於《隋志》

〔註17〕錢亞新，「祁承燾——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者」，《圖書館》，1962年一期，頁45。

〔註18〕昌彼得，「祁承燾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版本目錄學論叢》（二），頁227。

〔註19〕如況能富之「中國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圖書館學思想論要」。黃裳之「澹生堂二三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四期），頁338～347。劉尚恒之〈中國古籍叢書概說〉，《文獻》十七（1981年3月），頁141～155等文中，皆有論及祁氏在各方面的成就。

〔註20〕見（明）祁承燾，《澹生堂集》卷十四（明崇禎八年祁氏家刊本），《藏書訓略》中有〈購書訓〉及〈鑒書訓〉。《書目續編》中《澹生堂藏書約》內亦有此二篇。在承燾以前，只有（宋）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提出「求書之法有八論」，屬圖書採訪學之性質，但《校讎略》屬目錄學之範疇，而非專論圖書採訪之文。

〔註21〕西方第一部有關圖書館學的論著，據鄭肇陞譯，Jesse H. Shera 原著，《圖書館學概論》（台北：楓城，民國75年），頁16所言，為1627年出版，較《澹生堂藏書約》著成時間為晚，且內容較之簡略，詳見本論文第四章頁128。

〔註22〕「祁承燾——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者」，頁46。

四部分類的修正最肯用心思且有所發明，分類也最爲詳悉恰當〔註 23〕；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評其雖按四部分類，而其下多有新意〔註 24〕；羅孟禎《中國目錄學淺編》則評其「類目詳悉，增刪恰當〔註 25〕。」而祁氏在分類上最大的成就，乃在於將叢書獨立爲一類，較之張之洞《書目答問》獨立叢書爲部，要早二百五十多年〔註 26〕，實不能不推崇他對圖書分類有卓越的見識。

（三）就圖書編目學言：

祁氏撰有〈庚申整書例略〉一文，其中提出的「通」、「互」二法，即後來章學誠所言之「別裁」與「互著」。這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更是了不起的發明。所謂「通」，類似西洋編目學中的「分析法」，乃將文集或叢書中不同類別的專著，一一摘出書名，著錄於所當入的各類之中，並於其下註明原載某書或某集之內，以便於讀者檢閱。所謂「互」，類似於西洋編目中的「主題編目」及「參見」片，是將古籍中一些內容複雜，可歸屬二類或更多類的書，一一著錄於所當入的各類，以一類爲本類，其他則註明互見於某類，使一些難於歸類的書，得有妥善的分類，不至發生重複著錄或尋檢困難的問題〔註 27〕。此二方法的發明，證明我國古代編目學的發展和成就，是遠遠超過同時期的西方國家〔註 28〕。而祁氏發明這兩種方法時，正值我國目錄學最衰微的時期〔註 29〕，他能有此突破及創新，實爲對目錄學極大的貢獻。

（四）就圖書管理及利用言：

圖書的管理是一種科學的觀念，古代由於少有這樣的觀念，故不論是公家藏書或私人所藏，都極易因管理不善，而燬於水火之災，或蟲蠹霉侵，更有因管理

〔註 23〕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台灣商務，民國 70 年），頁 134。

〔註 24〕 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北京：中華，1981 年），頁 137。

〔註 25〕 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年），頁 102。

〔註 26〕 昌彼得與潘美月，《中國目錄學》（台北：文史哲，民國 75 年），頁 226，言張之洞於光緒元年（西元 1875 年）編《書目答問》，較萬曆四十八年（西元 1620 年）《澹生堂藏書目》編成時間，晚 255 年。

〔註 27〕 （明）祁承燾《澹生堂集》卷十四，〈庚申整書例略〉中之「通」與「互」條。

〔註 28〕 王重民，〈章學誠的目錄學〉，《文史》七輯（1979 年 12 月），頁 265 言：「我國古代目錄的發展與成就，是遠遠超過了同時期世界其他文明國家，……這與我們在系統分類目錄的優良傳統上，又發現了互著別裁這一類著錄上的輔助方法，有很重要的關係。」

〔註 29〕 昌彼得與潘美月，《中國目錄學》，頁 173 言：「元朝可以說是我國目錄學衰微不振的時期。」又〈元明兩代官修目錄之簡率及其原因〉一文頁 40 言：「元明兩代的官修目錄，十分苟簡草率，直接影響了當時目錄學的發展。」

之法不嚴，而遭偷盜遺失者。祁氏極重視書籍的管理，除了定時曝曬修補外，從他的家書中，更可發現他對於藏書樓的建築都特別精心設計，為研究古代藏書樓建築的最佳資料〔註 30〕。承燦尚有澹生堂藏書約，對於藏書的閱覽，明定規則，既可防止書籍散失，也便於隨時檢閱，實為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註 31〕。在不甚重視管理制度的古代，祁氏能如此面面顧到，殊為難得。

古代的藏書家雖多，但能像祁氏這樣，從圖書採訪、分類、編目、到管理及利用各方面，都各有見解，並且躬自實行的，實不多見。錢亞新先生乃推崇其為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並稱讚他說：

祁氏對於圖書，不論在聚書、讀書、覽別、購求上，不論在分類、編目、典藏、借閱上，都有精辟的言論，獨到的見解，新穎的方法，可行的規約。他不僅繼承發揚我國先哲有關圖書館工作中和目錄學上的優良傳統，而且通過自己多年的實踐，創造了不少可貴的經驗。特別應強調的，是他的一切活動，能以經世致用為鵠的；所有的工作，能以理論聯繫實際，不尚空談，這是值得我們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向他學習的。我國歷來的藏書家和目錄學家之所以異口同聲推崇祁氏的巨大成就，不是幸致的，也不是偶然的〔註 32〕。

錢氏對祁氏所作的批評，可說是相當全面而公正的，對於這樣一位難得的藏書家兼目錄學家，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及價值。唯祁氏子孫因紛紛參加明末清初的抗清起義，而遭致清廷的鎮壓及流放，導致祁氏門庭衰微，澹生堂藏書遂於清初漸次散失，至今仍存的藏書已非常稀少。而自清以來，有關於澹生堂的著述也甚罕見，只有全祖望《鮚埼亭集》中，有二、三篇短文略述澹生堂藏書星散的過程〔註 33〕，趙昱在《春草園小記》及《九方集》中也略有提及澹生堂〔註 34〕，另外黃宗羲及朱彝尊的著述中，雖偶提及澹生堂，然資料甚為零星不完整，故至今想瞭解當時的藏書及散失情形，實倍加困難〔註 35〕。

〔註 30〕〈祁承燦家書跋〉，頁 256～268，有〈藏書事宜付二郎、四郎奉行〉及〈起造事宜又詳示四郎〉二篇家書，為承燦囑兒建造藏書樓之信函。

〔註 31〕（明）祁承燦，《澹生堂集》卷十四，〈藏書訓約〉一篇即為藏書閱讀、管理之法則。

〔註 32〕錢亞新，〈祁承燦——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者〉，頁 51。

〔註 33〕（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內篇卷十三有〈祁六公子墓誌銘〉，外篇卷十七有〈小山堂祁氏遺書記〉、〈小山堂藏書記〉，卷二十有〈曠亭記〉等，均提到澹生堂藏書事蹟。

〔註 34〕《春草園小記》在《武林尚故叢編》內，見註 13。《九方集》台灣不見此書，見李宗侗〈曠亭讀書圖歌注〉，《華岡學報》二期（民國 54 年 12 月），頁 235～245 所引。

〔註 35〕（清）黃宗羲，《南雷文案》卷二，《四部叢刊》正編（上海，商務影印），〈天一閣

民國以來，一般學者或因澹生堂延續時間短，故對其並未加以重視。如袁同禮〈清代私家概略〉一文中論明代私家藏書對清朝的影響時便說：

其歸然獨存而又影響於清代藏書者，則范氏天一閣，及毛氏汲古閣

二家而已〔註36〕。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論明代藏家時，對萬卷樓、天一閣、脉望館、天籟閣等均分別論之，獨未提祁氏之澹生堂〔註37〕，顯然並未對澹生堂加以重視。而祁氏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諸多著作，如《澹生堂藏書約》、〈購書訓〉、〈鑒書訓〉，及〈庚申整書小記、例略〉等，也一直乏人討論。直至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才開始對祁氏在分類編目上的成就加以重視〔註38〕。姚氏之後，首先對祁氏作一綜合全面研究的，便是錢亞新氏所著〈祁承燦——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者〉一文，錢氏文中將祁氏的貢獻，歸納為聚書讀書、鑒別購別、分類編目、典藏保管與閱覽出借五點，分別加以討論，可說相當完整，但所論不夠深入，僅為一介紹性的敘述〔註39〕。其後昌師彼得撰有〈祁承燦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一文，介紹祁氏的生平、藏書事蹟、求書方法、分類編目及著述各方面，亦為對祁氏作全面性的概述〔註40〕。

由於祁氏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故亦有研究其某方面成就的著述。如大陸的黃裳先生，早在民國四十年時，就搜集了一些關於澹生堂藏書的故實，寫成〈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後記〉一文，主要在敘述澹生堂的歷史背景及澹生堂中的曲藏，對於民國四十年前後，大陸散出許多澹生堂遺書的經過始末，更予詳細披露〔註41〕，由於這篇寶貴的記述，使我們知道澹生堂藏書雖有大部份星散，卻仍有一小部份被祁氏子孫保存了三百年，才在大陸變色之後散出。黃氏並未見到祁氏遺書的全部，謝國楨先生在《江浙訪書記》中有〈記祁彪佳所著書〉一文，將南京圖

藏書記》內有言祁氏藏書之下落，又（清）朱彝尊的《明詩綜》（台北：世界影印）及《靜志居詩話》（清嘉慶廿四年靜志居刊本）中，有祁承燦之傳。

〔註36〕袁同禮，〈清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一期，（民國15年3月），頁31～38。

〔註37〕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書目類編》第九六冊（台北：成文，民國67年），頁310～316。

〔註38〕就現存各種資料看來，姚氏是第一個對《澹生堂藏書目》及〈庚申整書例略〉提出評論的。

〔註39〕〈祁承燦——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驅者〉，頁45～51。

〔註40〕昌彼得，〈祁承燦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版本目錄學論叢》（二），頁279～310。

〔註41〕黃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後記〉，《銀魚集》（北京：三聯，1985年），頁307～331。

書館所藏祁彪佳遺書記錄下來，可為黃文之補充〔註42〕。

黃氏後來又寫了〈澹生堂二三事〉及〈祁承燦家書跋〉二文，補充關於澹生堂書的史料，然黃氏亦言有關澹生堂的資料不多，研究甚為困難〔註43〕。最難得的是，黃氏將他所購得的三十二封承燦親筆家書，全部公開，這其中有承燦晚年在河南作官時藏書、鈔書的詳細情形，及新建藏書樓紫芝軒的建築樣式的敘述，都是《澹生堂集》中所沒有的。正好補足了承燦晚年資料的不足之處〔註44〕。

對祁氏在目錄學及藏書的方面的著述，加以研究的，則有昌師彼得及況能富先生，昌師彼得在〈互著與別裁〉、〈章實齋的目錄學〉、〈中國目錄學的源流〉、〈中國目錄學的特色〉等文中，都有就祁氏「通」、「互」二法特別提出加以討論的〔註45〕。況氏則在〈中國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圖書館學思想論要〉一文中，將祁氏列為其所言第二階段「圖書館整理說」的代表，並略為分析《藏書約》及〈整書小紀〉、〈例略〉的內容〔註46〕。

以上諸文中，除了昌師彼得對於祁氏「通」、「互」二法有較深入詳悉的研究外，其餘皆屬概略性之文字，尤其對於祁氏一生的生平事蹟，藏書內容及藏書散佚情形，均未作有系統並深入的探討。為表彰前賢，使祁氏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能被瞭解及獲得肯定，雖資料甚為有限，仍將不揣淺陋，盡力搜集有關祁氏的各種資料，包括祁氏本身的著作、傳記、藏書目等，並清代以來有關祁氏及澹生堂的各種論述，以歷史研究法詳加分析綜合，期能使祁氏一生的生平事蹟，及澹生堂的歷史，完整的呈現出來。對於祁氏在圖書分類和編目上的成就，則以其藏書目和相關論述為主，詳加分析其內容和方法，並以歷代各書目的分類及體例，互為比較，以評其優劣得失，傳承影響。至於祁氏在圖書選擇、鑒別、採訪、管理各方面的成就，由於在祁氏以前，並沒有較完整的論述可供比較評論，故乃從現代圖書館學的角度，來評論其在這幾方面的成就。

本論文分為六章，首章緒論，探討明代私家藏書的重要性及明代目錄學的背

〔註42〕謝國楨，〈記祁彪佳所著書〉，《江浙訪書記》（北京：三聯，1985年）。

〔註43〕黃裳，〈澹生堂二三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四期，頁338～347。

〔註44〕黃裳，〈祁承燦家書跋〉，《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四期，頁233～284。黃裳在跋文後附上三十二封家書的原文，為天啓元年到四年間，承燦在北方作官時所寫。由於《澹生堂集》中天啓元年之後的資料很少，故這些家書正補足了《澹生堂集》所缺之處。

〔註45〕以上各文俱收於昌師之《目錄版本學論叢》第二冊中。

〔註46〕況能富，〈中國十五至十八世紀圖書館學思想論要〉，《武漢大學學報》1984年四期，頁92～93。